



打造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

班级管理解码

时下的班级生态,大多立足于“矫正”学生的潜意识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班级管理,但也引发了不小的挑战。

如何从学生的心理需要出发,还原教育的“服务”本质,探寻教育“应该”服务的内容,进而打造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苏州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梅洪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梅洪建

一名,同样其他学生也分别有自己的“第一名”。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不足。这种先天性的结构性互补,使得每个学生必须相互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如果某个学生自私不去帮助别人,自然别人也不会帮助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而相互的帮助就会共同提高。这就形成了这种学生管理团队新生态的第二特征——自发性。每个学生只有自发地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才会共同发展。每个学生都会自发地帮助他人,每个学生都有人来帮助他,能感受到来自团队的温暖,自然就满足了他们的归属需要。

正如我班小婷同学,数学成绩年级倒数第一,自然成绩也是班级倒数第一,在连续3次倒数第一之后她写下这样一段话——

虽然没考好,但我觉得挺幸福的。刚知道成绩时我很伤心,那时许多人来安慰我。“这一次没考好没关系,还有下次,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一起,就没有不会做的题目”……许多人都来关心我。他们把每道错题的解题思路都帮我写出来,我真的觉得好幸福。我不担心考不好,因为分数不好可以有人帮我;但我担心失去班级,因为失去了就不会有这么好的集体了。

学生如此悉心的帮助,是他们自发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带来的就是小婷的归属感。在这样一种班级结构中,再也不会存在被遗忘的“角落”,每个学生都会有家一般的归属感。

当然,凝聚团队内部关系和提升整体归属感,还需要评价跟随、文化牵引等系列配套措施。

总之,在班级结构变革的基础上,以满足学生归属感和影响力为旨归,就构建起了学生管理团队的新结构。这个团队是分散的、个体的影响力,也是凝聚的、集体的归属感。正如诗人顾城所写:“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于是,我一直践行着班主任“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的诗意教育。(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班级管理团队新结构表

| 组别 | 第一组 | 第二组 | 第三组 | 第四组 | 第五组 | 第六组 |
|-----|--|-----|-----|-----|-----|-----|
| 数学 | 1 | 2 | 3 | 4 | 5 | 6 |
| 英语 | 2 | 三 | 4 | 5 | 6 | 1 |
| 语文 | 3 | 4 | 5 | 6 | 1 | 2 |
| 其他1 | 4 | 5 | 6 | 1 | 2 | 3 |
| 其他2 | 5 | 6 | 1 | 2 | 3 | 4 |
| 其他3 | 6 | 1 | 2 | 3 | 4 | 5 |
| 备注 | 数字是某次大型考试成绩排名(此表分6个小组,故取前6名。比如“数学”一行的1-6即为数学学科的第一至第六名,英语、语文等同理)。若排名重复(比如有学生“数学”“英语”均为第一名),则顺位填补。 | | | | | |

不可否认,班级管理团队建设的路,我们走过很长;也不可否认,这条路我们走得并不理想。正如四川成都石室中学班主任梁岗所言:“班级管理团队的结构状态,折射的其实是班级结构的基本形态。”因为我们在研究班级管理团队建设时,总是从管理者出发,从管理者组合形式的变化出发,极少触及班级结构的变革。

我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下教育困境的原因之一,也由此坚定了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班级管理团队建设的创新与突围,必须与班级结构变革相关联。

学生需要被管理?

总览现行班级结构,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三角形结构和梯形结构。三角形结构是由班主任、班长(正、副班长)、委员(学习委员、纪律委员等)、科代表和“普罗大众”组成,从顶点到底边构成的时下最典型的班级结构。这种结构是以管理意识为基本架构的班级生态。

梯形结构是解放班主任,将更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所形成的班级管理执行委员会、班级法院、班级议事委员会等平行独立又互相补充的结构。设计这种结构,初衷是给学生更多的自主管理权,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

与这两种班级结构相对应,就出现了不同的班集体管理团队。例如教师管理团队,有以班主任为核心、科任教师配合的管理委员会;例如学生管理团队,有以班干部为主要力量的传统管理模式,有具有创造性的班级议事委员会,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其他如家长和社会力量参与的管理团队等。

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许多管理团队背后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学生需要被管理。教师、学生干部、家长等站在管理一方,而被管理的学生则站在另一方。这种意识背后潜藏的思维是:总有学生会走在人生的水平线上走偏,需要教师、学生干部、家长等进行纠偏。

这或许就是各种班级管理技巧、妙招等教育书籍畅销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走进教育类图书市场,会发现这类书籍满目皆是。我们很少想过,既然此类书籍满目皆是,为何我们的班级管理效果仍不理想,甚至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更直接地说,为什么我们的方法研究得越多,出现的问题似乎也越多呢?

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有一种近乎根深蒂固的行为目的在作怪:恢复原状。所有管理团队的管理行为,就是要把学生从偏差恢复到原本应有的人生水平线上。所以,当学生问题不止时,解决

问题方法的研究就不止,班级管理团队的研究与创新自然也就不止。这是一种以问题发生为起点的顺向思维。或者更直接地说,所有管理团队建设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了解决已经浮在面上的问题,例如学生迟到了怎么办,学生恋爱了怎么办,等等。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研究不断而问题也不断的根源所在。

在经济产业分类当中,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在教育这种特殊的服务业中,服务对象就是学生。百度百科对“服务”一词的解释是“为别人做事,满足别人需要”。根据这个解释,再回头看现行班级管理与管理团队形态,实质上是违背了“服务”的本质。因为教师的管理不是在满足学生的需要,而是在可能出现的某种问题或已经出现某种问题基础上的矫正。它违背了教育的“服务”本质,自然也就违背了“教育”这一服务业应有的“服务”本质。

或许可以倒推: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违背,才有各种班集体管理团队的存在,才有了现行的三角形或梯形班级结构。倘若我们还还原了教育的服务本质,许多教育的现实困境或许就有了突围的路径。

“需要”与“应该”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还原教育的“服务”本质。我们首先应该思考,教育要满足学生的什么需要?

学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学生。所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由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诚然,近年来不少专家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因为有些层次之间的界线没那么明显。

有专家将之整合为4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要、归属需要、影响力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因为安全最重要的是心理安全,心理安全最核心的便是归属需要,而爱的需要就是从别人那里感受到爱,自然也是归属。此种整合,我认为较为妥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哥拉斯曾说:“我们都潜伏于基因中的4种心理需要所驱动,它们是:归属的需要、力量的需要、自由的需要和快乐的需要。”哥拉斯接着说:“我们之所以痛苦,原因就是无法找到怎样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办法。如果这种痛苦持续不断,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学生很快就会离开学校。”

力量的需要和影响力的需要,其实就是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同感,这正是基础教育阶段孩子们的内心“需要”。

教育的服务,应该指向孩子的这两点需要来进行,这也就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管理学大

师彼得·德鲁克说:“正确地做事是以做正确的事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正确地做事将毫无意义。”教育也是一样,找到“该做”的事情,比去做事情本身要重要得多。

很遗憾的是,时下班级结构和管理团队潜在的意念是要求孩子怎么做,或者孩子出了问题管理团队做什么,而不是指向孩子的心理需要。

试想,如果孩子们在一间有归属感的教室里,他们可以安放灵魂,如家甚至胜过家庭的温暖,他们会不珍惜这样的场所吗?可是,三角形结构和梯形结构的生态里,我们很难看到为孩子的这点心理需要所做的努力。以梯形结构下的班级法院为例,它可以培养孩子的民主意识、社会体验感,可是如果某个学生处于这个“法院”被审判的位置,他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此刻,如果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想,你还会因管理团队的创意而沾沾自喜吗?

试想,如果一间教室里,每个孩子都感觉自己有存在感,有影响力,感觉自己很有价值,感觉到自己在别人心中有位置,他会不珍惜自己的价值吗?他会不会因为别人的尊重而获得向上的力量吗?他会产生各种心理疾病吗?

以时下教育挑战度最大的问题之一——心理问题为例,它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个体感受不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他能感受到来自家庭、同学、老师赞许的目光,感受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非常重要,他会那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吗?何不变革班级生态结构,满足孩子的归属需要和影响力需要呢?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如何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和影响力需要,我想结合自己4年的实践谈一谈。

我打破了三角形结构和梯形结构,构建了自己认为可以满足学生归属需要和影响力需要的新生态,也是班级管理团队的新结构(见下方表格)。

武汉市江夏区举行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技能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徐强) 问题学生如何转化? 家长诉求如何回应? 考前焦虑如何疏导……1月31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举行了中小学首届班主任育人技能大赛,全区1200余名班主任和德育干部参加了比赛,43名优秀班主任代表通过现场比赛的形式,展现了自己的班级管理智慧。

“我用4个关键词来介绍自己:来自安徽,嫁在湖北,‘90后’辣妈,‘三心’(爱心、耐心、责任心)做人。”刚满28岁的杨桐小学班主任尹小燕说,“虽然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全校学生不足160人的村小,但我相信,只要做到这‘三心’,不管身在哪个学校,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的教育理念是:永远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永远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来自该区最偏远的湖泗中学54岁教师饶才彦,是本场决赛年龄最大的班主任。

“我喜欢和学生在春天一起走进油菜花地赏花”,饶才彦指着和学生在一起的金黄油菜花中的合影自豪地说:“我们班的口号是:努力了,奋斗了,我们就无怨无悔!”

来自五里界中学的班主任李娇龙曾经是该区实验高中的学生会主席,担任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2017年放弃公务员工作回到江夏区做了教师。

“前几天,我在为比赛穿什么样的衣服费尽心思,学生跟我要了一件白衬衣,过了一天,他们很兴奋地还给了我。我一看,天啊,学生在白衬衣上写满了字。”李娇龙很惊讶,原来,全班学生都在白衬衣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加油之类的寄语。学生笑着说:“老师,穿上这件‘战袍’去比赛吧,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担任班主任以来,他从早到晚都陪着学生,不敢有所松懈,可有些学生不理解,认为老师管得太紧,甚至有学生对老师产生了抵触情绪。假如你是这班班主任,该如何做呢?”

面对这样随机抽选的情境答题,曾在海外留学的硕士研究生、土地堂中学班主任李杏坦然地说:“刚开始当班主任时,我也经常这样做,生怕有学生发生意外。但学习了许多班主任的经验后发现,学生需要成长的空间,教师同样也需要成长的空间。于是,我尝试把班级事务有意识地放手让学生做,尽可能地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

为了让本场赛事中的情境答题更“接地气”,江夏区德育中心和德育名师工作室相关负责人在赛前专门收集班级管理中的常见问题,精心设计为专项大赛考题,引导班主任通过反思、研讨、赛学等方式,关注热点,思考难点,应对焦点,在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同时,带领同班教师、学生及家长共同成长。

据悉,江夏区中小学首届班主任育人技能大赛是区教育局在班主任职评晋级、评优评先等制度倾斜举措外,对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方面采取的又一大措施。江夏区教育局将对此次活动成绩优异者给予表彰通报、优先培训等各种奖励。